

大悲願

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知一切法
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得智慧眼
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度一切眾
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得善方便
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乘般若船
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得越苦海
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得戒定道
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登涅槃山
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會無為舍
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同法性身

前後這十個誓願歸納為願行果，前二個目的在求得大智慧。大智慧為所知「速知一切法」，智慧眼為能知，願我速度一切眾，願我早得善方便，在求成就大悲心；大智慧大悲心圓滿了就是佛，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就是無上菩提。所以前四個願等於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最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，然後修學戒定慧：願我速乘般若船，願我早得越苦海，願我早得戒定道。有願有行就得果了，得果即是登涅槃山，無為舍，及法性身。讀到此應明白大悲懺的文義了，因為這是念大悲咒的方法。十個願，

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知一切法

我沒有智慧，不知一切法是怎麼回事，希望菩薩能幫助我，能開智慧知一切法。知一切法主要要知道什麼是善法，什麼是惡法。作這種事是有功德，這種事是有罪過的。是道德？不道德？作人一開始要有這種智慧。這便是是非，是者應作，非者不應作。什麼事勞而無益，作了沒用。也要知道什麼是世間法，什麼是出世間法？什麼是凡夫？什麼是聖人？什麼是佛？什麼是六波羅蜜？什麼是三十七道品？什麼是惑業苦？什麼是六道生死？什麼叫我？什麼叫無我？什麼叫世俗諦？什麼叫第一義諦？什麼是苦集滅道？十二因緣？這一切法要通達。要通達世間法出世間法。學習佛法多少年，突然間對《瑜伽師地論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大智度論》、《華嚴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、《維摩詰經》等佛法中重要的經論有興趣，就努力認真學習它。如不能完全學，其中至少要把重要的經論學一部。在學校裡，人們所學的多是生存的技能，之後在社會上作事，然後就是老病死。人的一生就是這樣，其他事不學則完全不知道。學習了佛法有如在暗室中開了個窗，外面還有這樣的世界，那時看法就不同了。所以求大悲觀世音，願我速知一切法。

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得智慧眼

凡夫不知道法的緣故，只知在世間五欲上生活。聽聞佛法後知道這樣生活是不對的，所以祈求早得智慧眼。智慧以眼為譬喻，人若沒有眼看不清楚，走路也不安全。眼睛看清楚再採取行動比較妥當，人若沒有智慧更是會有很多問題。所以願我早得智慧眼，就會速知一切法了。在佛說中非常重視智慧，什麼是智慧呢？明白因果，有善因就有善果，惡因則有惡果。能相信這件事就是有智慧，知道世間的因果，出世間的因果，世間法都是無常的，榮華富貴雖為人所欲，但這東西靠不住。靠不住則令人苦惱，知道無常就是智慧，知道是無我就是智慧，說無常，無我，說一切法空，在佛法說就是智慧。什麼是智慧眼呢？照見五蘊皆空即為智慧眼。凡夫不可能一下子得到得佛的究竟圓滿大智慧，必須從語言文字開始逐漸增長進步，若沒有語言文字的佛法則凡聖永隔。凡夫要用功就可通到聖人的境界，若沒有語言文字的佛法則障礙住，無法成為聖人。從語言文字佛法開始學習智慧，逐漸就得智慧了。由於我們仍在凡夫時期，對佛法學習得少，希望開智慧怎麼辦呢？念南無大悲觀世音，願我早得智慧眼。常祈求，觀世音菩薩慢慢會有安排，慢慢會有進步。

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度一切眾

，這是說早得大悲心，是希望自己速度一切眾。凡夫有煩惱，有我我所，發出行動的動機多半是「私」。按佛法說即是我，這行動要對我有利益，或對我所愛的人有利益。我的父母、兄弟、配偶、眷屬、朋友、國家、民族等，總之要有個我。佛菩薩無我，似乎採取行動的動機沒有了，那怎麼能發出行動呢？佛菩薩的動機即是大悲心。

有人問：一個人心空了，觀一切法空，心不分別了，就會有慈悲心嗎？此事不決定。譬如說有定性的阿羅漢，若聽《阿含經》得阿羅漢果或聽《般若經》得阿羅漢果不一樣。聽《阿含

經》得阿羅漢果的人主要是破除我我所執。破除我執得到我空。他也不會執著一切法，但對一切法空就不同於聽《般若經》觀一切法空入道的人。若聽《般若經》得阿羅漢果則我空法空。他那時照見五蘊皆空無我無我所，這些定性的阿羅漢就不發大悲心。從《阿含經》及一些傳紀上看，有些得阿羅漢果的人也很積極地度眾生，有些就只乞食聽佛說法，然後入定，不去度眾生。有個薄拘羅阿羅漢在生時一句佛法也不說，阿育王在修供養時只供養一個錢，供養阿難尊者很多很多。沒想到薄拘羅的那個錢也飛出去，這個錢他不受。從《阿含經》及《瑜伽師地論》看，有些阿羅漢入了無餘涅槃後就休息了。永久不與眾生世界有關係！他也是照見五蘊皆空，無智亦無得，離一切分別相，但他沒有大悲心，他不去度眾生弘揚佛法。唯有菩薩發了無上菩提心，觀一切法空無眾生可度，但還來度化眾生。就是有大悲心的關係。學習佛法的人大悲心不那麼強，怎麼辦呢？「南無大悲觀世音，願我速度一切眾」，請觀世音菩薩慈悲令我大悲心增長，我能為一切眾生服務。大悲心逐漸栽培。因為眾生受諸苦所困，所以希望早得善方便度化他們。度就是轉化的意思。轉化開始時是轉惡為善，眾生不知善惡，以有貪瞋痴的關係，多作惡少作善。要度化一切眾生應轉惡為善，但轉惡為善還是迷迷糊糊地，所以應該轉迷啟悟。轉惡為善，轉迷啟悟。還要叫他明白，雖然人天的境界不錯，但還是有問題，所以應發出離心得涅槃。這樣才是轉迷啟悟。轉迷啟悟即開悟了。之後修行方能轉凡成聖，這便是三轉。三重轉化的境界。轉因向果即第四轉。度化眾生佛菩薩不按次第，他可以一下子就叫你轉迷啟悟。並非一定要轉惡為善！從凡夫到佛的境界中間有這麼多個轉。我們跪在觀世音菩薩前發「願我速度一切眾」的願，這是大悲心的意思。

南無大悲觀世音，願我早得善方便

度化眾生，轉惡為善，轉迷啟悟，轉凡為聖，就是親愛的人要他信佛都不容易，他不見得聽你的。度眾生必須有善方便。思惟法則，度化眾生的方法作為都是合乎法則，都有道理不是亂來。觀機逗教，你採取行動雖然合理，若不契機也不行，故應觀機。逗是契合眾生的根機與他很合適，真實令他得到佛法的利益。若沒有這個方便，在度眾生時只隨自己的興趣隨便講，那樣不一定能契機。凡夫度眾生實在不合適，明白說凡夫度眾生簡直是說大話。所以一定是菩薩才可以，所以要得到善方便才能度眾生。這四個願合起來就是兩個願，一個願得大智慧，一個願得大悲心。先發這四個願，而後才有戒定慧的修行，有得涅槃果，無為舍，法性身等功德。

南無大悲觀世音，願我速乘般若船

戒定道，戒定慧是屬於修行的事，跪在觀世音菩薩前誠懇地稱念「南無大悲觀世音」請求觀世音菩薩慈悲幫助我，願我速乘般若船。希望自己很快地坐般若船超越苦惱大海。所有的佛教徒，不論出家或在家，初來到佛法，自然是對佛法有信心。可是真實能邁步向前走是很不容易的，第一步能邁出去很不容易。何謂第一步呢？就是般若船，也就是得無生法忍。得無生法忍這一步很不容易成就，所以初發心的佛教徒應有共同的願望，大家都願意邁這一步。我們想邁這一步但還沒邁出去的時候感覺佛法講的很有道理，深深地生歡喜心，可是總感到在思想上行為上不能與佛法相應。我對佛法有歡喜心，但佛法在我的思想上總是不能融合。講是能講，但要依著所講去做，總是做不來。譬如說《金剛經》說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答曰：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這句話不太難懂，但要按著作則搞不好。未得無生法忍前有兩種：內凡與外凡。得無生法忍為聖人，未得之前是凡夫。凡夫分為外凡與內凡。對於學習佛法，感覺總是不順，這是外凡的境界。在外凡時要我拜佛可以，去讀一部經也可以，唱個讚也可以。但要靜坐修止觀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有困難，這是外凡的境界。外者為心不能與理融合。如我空法空等諸法實相的道理，這理可以講，但實際內心思想不能與它融合。所以心有裡外。心各式各樣的活動很多，妄想紛飛，都與理不相應，所以叫心有裡外。這樣的用功叫外凡。在這兒瞋頭觀想釋迦牟尼佛，觀世音菩薩在這裡，誠心可能發出來。若以諸法實相的尺去量的話，心還有裡外。外凡的人不能與理相應，要相應很難。雖難，但要尊重聖言量，「聖言」為佛說的法語。放寬點也可把菩薩與阿羅漢說的話也可包含於內。「量」者標準意。秤子可以稱量物件的重量，尺可量布的長度。佛教徒學習佛法以聖言為量。不是因為話是師父說的就對，應該以佛菩薩為量。其意思在說初學習佛法的人應多讀佛菩薩的經論，多聞薰習。多聞就是聽講及閱讀佛菩薩的法語。讀由印度翻譯過來的經論。中國歷代大德的法語也是好，但要多讀。多聞薰習久了對佛法的理

解就深刻。逐漸也會正確。初開始有時會偏，若不斷讀則能認識得精確些，不再那麼浮泛。

雖然理解得好一點，但仍作不到，作不到白就會有這種何時能得無生法忍的願望。願我速乘般若船，這句話簡單的說就是希望很快得無生法忍。在得無生法忍之前就應多聞薰習。多聞薰習即聞思修，不論《大智度論》也好，《瑜伽師地論》也好，《解深密經》也好，《華嚴經》，《大般若經》，《涅槃經》等經論都要多聞薰習，內心要多思惟，然後要修一心不亂。一心不亂即時常能知道自己的內心，一直明明了了的，若不知自己的心明明了了就是亂了。對常靜坐的人，知道自己內心有正念，或不正念，糊塗不糊塗。自己常注意自己的心明明了了就叫一心不亂，這就叫修。時間不斷長時期修就得禪定了，定就成功了。從欲界定，到未到地定，到初禪，二禪，三禪，四禪。四個禪是最好，得到一心不亂的禪定了，再繼續思惟，有一天太陽出來了。太陽出來就是乘般若船了。

用這般若船，正念一提起，般若就現前，無論什麼境界「都無所得」，在心中都沒有影響，那時修行就容易了。所以不要再作個苦惱人，願我速乘般若船。到了光明無漏清淨智慧現前時，中國禪宗大德稱為「無事人」。無事人，不以萬法為伴侶，因為在一切事上，心理無事。般若波羅蜜的光明一現前，所有的黑暗都沒有了，有事就是沒有事。得了般若船，得無生法忍以後的人，正念一現前就叫無事人。

船有繼續向前進的意思，修行的事還沒有完全成功應繼續坐這個船向前進，還有很多煩惱會出現。初得無生法忍的人，其般若智慧並非晝夜六時常現前，他也睡覺吃飯，與一般人表面上一樣也是老病死。有身體時有很多事，或人與人之間的事，或身體上的事。有事時其般若智有時候不現前，但想要現前它便現前，仍有很多功德未成就，凡夫若是《法華經》背下來或也能講，感覺成就了很多功德，其實得無生法的人會感覺到很多功德都未成就，其心情沒有那麼快樂。因為初得無生法忍的人，一入定與很多更高的聖人接觸，會感覺自己渺小，知道自己很多神通道力尚未成就。來一個人向他請法，他沒有各種神通知道這人的情形，所以只能憑自己的智慧說法，當然比凡夫不同，但究竟很多地方不圓滿。他會感覺慚愧不能向他說法，所以他精進修行，他很願意到佛世界親近佛。所以願我速乘般若船，船指向前進步，不是已經成功了。這句話表示此人還未乘般若船，還在聞思修的階段，為凡夫初開始用功的時候。

為什麼要速乘般若船呢？**「南無大悲觀世音，願我早得越苦海」**，其原因在此。感覺人生太苦，要趕快超越解脫才能自在。海是譬喻，苦惱太多了，廣大無邊。苦海表苦惱很多，一般說生老病死苦，晝夜六時，若睡不好苦，飲食不對勁也苦，很多很多問題，身體不適也是苦，六道輪迴也是苦。但若縮小，簡單說苦海就是執著。這一念執著心就是苦。若沒有執著心，一切苦都不苦了。初得阿羅漢的人其身體還是有漏，這樣的阿羅漢也有老病死，其前五識與五塵接觸時他也有苦受，譬如說在猛火裡燒或刀傷，他也感到苦，前一刹那也感覺苦，但到第六意識時其正念一現前苦就沒有了。《阿含經》上說身苦心不苦。阿羅漢能住在這境界。何謂身苦心不等呢？前五識的接觸它還是苦的，到第六識就不苦了。其正念的智慧，若有禪定更好，就到無為舍去了。心到無為舍去了，這些雜亂生住異滅的苦惱境界與他不相干了。若第六識沒有般若智慧則不行，凡夫苦惱的境界來時心沒辦法躲避，心被困住，不能作主。所以說願我早得越苦海，這要到無著的境界才可以。若棄捨了這個身體，到無漏的佛世界，當然沒有苦了。如到了阿彌陀佛國去，自然是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。在娑婆世界的人則不同，不那麼安樂。而今觀世音菩薩勸我們先發願，願我速乘般若船，願我早得越苦海。能無著就能作到，什麼是無著，就是般若。沒有成就般若的智慧就會執著，不能不著。這等於告訴我們學習佛法的步驟，由聞思修得無生法忍，得無生法忍即乘般若船了。

「南無大悲觀世音，願我速得戒定道」，戒定道就是三十七道品，就是八正道。其中慧是以聞思修而成就的，但戒與聞思修是同時的，若以語言文字表達就有先後次第。前面說般若就包含聞思修，八正道以正見為上首，是故學習佛法的人成就正知正見很重要，正語正業正命之持戒也很重要，但智慧特別重要。是故先要學習正知正見。所以是願我速乘般若船，能乘般若船就是聞思修。由聞思修前進到般若船。

戒爲聖道之基，戒爲無上菩提本，【戒是正順解脫之本……因依此戒，得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……若人能持淨戒，是則能有善法，若無淨戒，諸善功德皆不得生，是以當知戒爲第一安隱功德住處。】由上來《佛遺教經》這段話便知持戒之功德，

戒的力用是止惡行善，然此決非靠著條文規章之約束，而是要從內心之淨治而來。而內心之清淨，主要是來自對三寶、四諦深刻的信解，而起誓願修學，而引發之增上力，而產生護持自心、使心不犯過失而又能行善的功能。這是從廣義的“信”來說。今僅偏重於“戒”本身而言。從制戒的因緣來說，因爲出家人 a、有不道德的行爲（殺盜淫妄），這不只障礙個人之法的修證，也障礙僧團之和合清淨，也影響佛法之住世。b、追求過分的經濟生活。所以“依法攝僧”建立制度，因此而有助於僧人法的修證，及有助於佛法的住世增長廣大，是故制定學處乃至集成了波羅提木叉。

戒之定義：

戒有平治、清涼、等護、數習、學處、調伏……等多重意義，而中國佛教皆籠統地稱之爲戒律，然應細分爲下列五項：

1、尸羅：原來是慣習之義，不斷的去練習，久則習以成性，約善法而言，則可形成一種防非止惡之慣性，此即戒體之力用。如《大毗婆沙論》：“尸羅者，是數習義，常習善法，故曰尸羅。”“尸羅者，是清涼義，戒能安適，招善趣，故曰清涼。”（卷44，大正27，P 229C～230b）另外，在《大智度論》（K 25，P 153b）則解釋道：“尸羅，秦言性善，好行善道，不自放逸，是名尸羅。或受戒行善，或不受戒行善，皆名尸羅。”

尸羅是善的習性，既好行善道，更防護自心，不起惡念。不放逸，《增一阿含經》釋云：“無放逸行，所謂護心也。”心不放逸是持戒之根本意趣，故古德云：“心不放逸，比丘戒具。”如是防護自心止惡習善，久積成性即爲尸羅。

此中值得注意的是，尸羅是內心淨治，是自覺的，縱使佛未制戒，或“不受戒”，能夠止惡行善，防護淨治內心，即是尸羅。就像所謂“性戒”，受不受戒是在所不論的。

2、律儀：即三跋羅，直譯應作等護，是從防護過惡之功能而得名。前者尸羅重在發心，此則重於待人處世之強制規範，從防護根門之根律儀（此即定之前方便）到防護意念之道共、定共律儀，今依《俱舍論》之定義略示如下：道生（道共）律儀：真智現前，以慧離煩惱，亦即無漏律儀，是出世聖者之戒法。靜慮生（定共）律儀：定心現前，以定而離煩惱。別解脫律儀（波羅提木叉）：淨信三寶、四諦，誓願修學，依不同之身份、背景，逐條受持而別別得解脫煩惱過失。（※《俱舍論》K 14，大正29，72b）

若約平治、清涼而言，三者皆爲戒，而且是先于戒條而爲戒之本質的。但一般重戒律的，大抵重視木叉戒之條文規制而忽略了戒之本質，平治淨治內心得清涼自在之意義，相對的，一味追求德性內涵之性戒，偏重內心証悟之清淨（忽略有形之木叉），而求定共、道共）也非一般根器所能的。如上來所言，根律儀，守護六根，清淨木義，是定方便；初學者是不宜躐等的。律儀之防護，有尸羅“防惡”向善中之防惡意，故亦名之爲戒。是律儀戒，能令諸惡不得自在枯朽折滅。禪定戒能遮諸煩惱，何以故？得內樂故，不求世間樂。無漏戒，能拔諸惡煩惱根本。”（《大智度論》K 22，大正25，225C～226a）

3、學處：是在家眾，出家眾，一切佛弟子應當學之處所、對象，亦即五、八、十戒，二百五十戒等——戒條、項目。行者應當深明其開遮持犯方能以此護心。值得注意。

“由此可知，此三者皆在遠離煩惱過惡，但依其功能、究竟上，有淺深之不同。）學處不同于尸羅，是佛因時因地而制定之戒目。如《大智度論》云：“毗尼中結戒法，是世界中實，非第一實法相。”（大正25，K 1，66Q）及“毗尼中皆爲世間事，攝眾僧故結戒。”（大正25，K 84，P 648b）所結戒，即是制定學處，是隨順世俗諦的。與尸羅之不論制戒、受戒是不同的。

4、波羅提木叉，又名別解脫、保解脫，籍著持戒，防護身、口、意之過失，別別于諸煩惱中而得解脫，乃至保証解脫，但值得注意的是律藏中所說的波羅提木叉，多指比丘、比丘尼戒，而且僅狹義的就僧眾個人之止持而言，并不包括律中之作持，如羯磨法等僧團大眾之共同事。

5、律：亦即毗奈耶，包括了止持与作持，有律方能令木叉戒推行，律可說是木叉戒之促成者与監督者，個人之修行，以戒為主；僧團之生活，則以律爲主了。走筆至此，不禁感嘆，現今宏揚戒律者，每每過于偏重于個人持戒之清淨精嚴，而忽略了整個僧團之和合共處，似乎喪失了所謂“毗尼久住，正法久住”的意義。

律，毗尼，有調伏（引導）、滅、斷、調練、訓練等義，從去除斷、滅個人煩惱，到對觸犯者加以制裁規範，如《清淨毗尼方等經》云：“毗尼毗尼者，調伏煩惱，爲知煩惱，故名毗尼。”（大正24，1078a）《毗尼母經》卷一亦云：“毗尼者名滅，滅諸惡法，故名毗尼。”（大正24，P801上）另者，如《大智度論》云：“毗尼名比丘作罪，佛結戒應行，是不應行，作是事得是罪。”（大正25，765c）皆是此義。

爲了維持僧團之和合，而制定了一些共同規則，同時也爲了防世譏嫌，攝化眾生，因而定立了一些生活規約，以及若干調練惡行的規範与罰則，這些規章制度也稱爲毗尼——律。此可略分爲如下：道德規範：此即性戒，是不論制戒、受戒与否，皆不應違犯者，亦即“四棄”之根本戒。生活規定与僧團公約：則是“爲眾人嗔呵故，亦欲護佛法使久存，定弟子禮法故，諸三界世尊結戒。”（《大智度論》大正25，68a）這是隨順世俗諦所制定，令世人免于譏嫌而生信，令僧團和合、清淨、安樂，令佛法久住而制立之遮戒。

事實上，若無“戒”的自發精神，則“律”中之僧團規制則流諸形式；反之，爲了正法久住，不像古佛之未結戒，是必須要將“道德規範”納入“律制”。如此方能令僧伽和合、清淨、安樂，內証而賢聖不絕，外化而信仰普遍，而達到令正法久住之目的。

大乘佛法對尸羅以意業爲重則是与二乘聲聞最大不同之處：“尸羅波羅蜜根本，所謂不貪、不瞋、正見。”（《大智度論》卷80，大正25，P624）此三善根是對治三毒根本煩惱的；也是一切戒法之綱領，聲聞戒雖然表面上是軌範身口，但最主要的目的也還是要防心離過！

其次，大乘不共之處，在于無所得之般若慧以及大悲心，在此依《大智度論》列舉之：

《大品般若經》卷5“問來品”（大正8，250）：“云何名尸羅波羅蜜，須菩提，菩薩應以薩婆若心，自行十善道，亦教他行十善道（此即大悲心），以無所得（般若慧）故，是名菩薩摩訶薩尸羅波羅蜜。”約大悲而言：菩薩持戒，不以畏（惡道苦）故，亦非愚痴，亦不自爲涅槃，但爲一切眾生，爲得佛道故。（大正25，163）約般若空慧而言：于罪，不罪不可得故，名爲尸羅波羅蜜。a深入諸法相，行空三昧慧，眼觀故罪不可得。b眾生不可得故，罪不可得故，戒亦不可得。c輕慢破戒人，愛敬持戒人，如是持戒則是起罪因緣。（大正25，162~164）

「戒」簡單的說就是於人有損的事不應該作，對自己有傷害的事也不作。前面願我速知一切法，速知一切法就知道什麼是善，什麼是惡，惡法不可以作，這就是戒了。要能受戒持戒，也要修定，修習正念，使令念念分明，明明白白，正知若能保持得住就是念念分明。佛法的定與外道的不同，外道或貪著定樂或以爲定就是涅槃，這是邪知邪見。佛法中講到的定主要是重視定的堪能性，三增上學中的定增上學即心增上學，因爲心有殊勝的能力。成就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時，心的力量非常大即容易成就般若。也可以成就種種神通，行菩薩道時能力強。沒有神通行菩薩道時很多事情作不到。度化眾生時自己的條件不夠。願我速得戒定道，戒定與般若是同時的。般若是成就正念的條件，所以先說破若。但純是般若也不行，也要同時有戒有定，所以說戒定道。有戒有定又有般若時才能越苦海。越苦海，前面的船向前進，願我速得戒定慧的船就可以越苦海了。沒有苦海即得大解脫，得大安樂。學習佛法的過程應如是，由此漸漸進步才能到無上菩提。

「南無大悲觀世音，願我早登涅槃山」，「南無大悲觀世音，願我速會無爲舍」，「南無大悲觀世音，爲我早同法性身」。這段文共有十願，前四願爲發無上菩提心，中間的戒定慧屬於修行，上面的三願加上「願我早得越苦海」屬於果。願我早得越苦海，苦海能得解脫，能出離是所有眾生的願望，這是個迫切的問題。由於修行戒定慧有了成就，就能越苦海。這兒說涅槃山，無爲舍，法性身，也是越苦海的道理，所以能越苦海，就是因爲已經登涅槃山，會無爲舍，同法性身了。初開始有誠意學佛法時，我們只知道人生是苦，至於什麼是涅槃，無爲舍及法性，在我們的意識中還不能意會。名字或從經上讀到或聽人講解而得知，對其中真實的情況意識還不

能接觸，不過越苦海是我們的要求，這比較明顯。這兒說到願行果就不相同，已經是到達涅槃山，無爲舍及法性身了。所以是果，果是成就。

「南無大悲觀世音，願我早登涅槃山」這樣的文。涅槃是印度話，中國話爲圓寂。圓寂是玄奘法師的翻譯。圓寂指「德無不圓，累無不滅」。所有功德都具足了；苦惱繫縛人的事都息滅了。前說越苦海，苦的境界沒有了。苦的原因是煩惱，沒有煩惱則沒有苦。累無不滅表示所有的煩惱都息滅了。惑業苦，惑是迷惑或煩惱，對事情的真相迷惑不明白，虛妄分別叫，所以有煩惱，因此叫惑業者，由虛妄分別發出來的行動。動身發語，內心思想是動，發出來的語言行動是業。這些業就會有果報，果報就是苦。佛教徒修學佛法有了成就時，得涅槃，得了涅槃則累無不寂，應說道惑業苦三種都清除了。但在事實上並非同時息滅這三種。如阿羅漢息滅了很多煩惱，但其身體還在，還沒有滅，他也有很多的業。不說阿羅漢果，先說初果須陀洹，他滅除一部份煩惱，他還有很多罪業，有些罪會在人間受苦惱，有些罪業必須到地獄去受報。初果須陀洹也是有，可是由於他經過長期的修行，成就了無我的智慧，無常無我的智慧成就了，三惡道的業力就不活動。三惡道的業力不能使令初果聖人到三惡道去受苦。業力不活動，但還是有。人間的果報，這身體還有些罪業要在人間受苦。譬如說阿闍世的父親頻婆娑羅王，他是初果聖人，在他晚年，阿闍世與大臣聯絡好作了王，將父親關在牢獄。頻婆娑羅王就在牢獄中念佛。我們念佛常只念佛名號，但其中還有想念的意思。口可能會念名字，但心中想念。佛派目犍連尊者來爲之受八關齋戒，同時轉告佛的教誡。說：佛所能幫助的已全部作到了，其餘不如意的苦惱要他忍耐。可見初果聖人雖滅了煩惱，但在人間的苦，有人不能滅，還是要受。但三惡道的業力是可以滅，不會到三惡道去。聖人惑業苦，得涅槃時都應滅了，但不是同時的。有的不必受，有的要受。初果聖人也見到涅槃的道理，但未圓滿。要繼續修好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阿羅漢的智慧等道力雖也高過初果，但也不能將人世間所有的苦惱都清除。儘管道力很高了，人間的苦有時還是要受一點。這事不可一概而論，就是轉輪聖王，或大國王可統治全世界，可稱大福德人，從生至死都是如意自在，沒人能苦惱他。他還是凡夫，不是聖人。所以我們不應以這一生的境遇來衡量某人道力的高低。這也是福德的問題及宿世的問題。說某人走運發財，事事如意，其中有待緣的問題。最初作福時，不是一個人的力量，是幾個人共同完成。造因時如此，得福報時亦然，要大家一起，不能單獨享福。報紙上刊登七七事變前，某人因不滿意的緣故把太太退回去，但一退回去他便倒霉，後再把太太請回來，回來後立刻又走運。他儘管不高興她但非在一起才行。在一起才走運，不在一起不行。在佛法說就是待緣，最初造福時，或兩人三人共同以智慧作這件事，後來享福也要在一起。造罪亦然，也要待緣。前多少生造了罪，今生遇見三寶修行有成就了，而今宿世的罪來了，緣也來了，所以縱然是聖人也還是要受一點。這是緣的問題。若說轉輪聖王，或不是轉輪聖王，其父親是王自己也作王，當然他這一生不會太壞。雖然惑業苦完全清除了，但還是有次第的。原則上說惑業苦都盡滅了，完全清除了，這時就越苦海了。戒定慧在修學上可能有人有次第，可能沒有次第，他在持戒時就學習般若波羅蜜，他也修定；有人受了戒，也歡喜修定，但不修般若波羅蜜；有人受了三皈五戒，也不修定，也不學般若波羅蜜。不喜歡讀經聽經，只有戒，若沒有定，沒有慧，戒也不堅固，也很難得正見。這人或許學佛學了多少日子，突然間不信佛了。因爲對佛法的認識不夠，隨時可能變。所以在因地時學習佛法的情況也是各式各樣的，如果因緣好，戒定慧都具足，而後登涅槃山了。從初果須陀洹開始，或大乘的初得無生法忍開始。如《金剛經》所云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，這樣就登涅槃山了。當然由初果到阿羅漢，由初得無生法忍到佛，這個涅槃山才能是德無不備，累無不寂，事情才圓滿。那是個大安樂的境界。不像人間的聖人表面上還有些不如意。願我早登涅槃山即前面越苦海的意思。

「南無大悲觀世音，願我速會無爲舍」，無爲是對有爲說的，無爲不只佛教有，孔孟老莊都有這句話。但佛法這句話很簡單，表示不生不滅的意思。凡因緣生法都是有生滅變化，沒有這種生滅變化者叫無爲。又，有爲者煩惱所作的事，無爲者非煩惱所作的事。涅槃不生不滅的理性一定是要清淨無分別智才可達到，不是煩惱可以接觸。無爲其實就是涅槃，即是心經所說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」之諸法空性。爲什麼無爲與舍合在一起？舍爲房舍，譬喻人們居住的房。在房舍中住感到安穩，沒有毒蛇惡獸。在先進的國家，房子設有空調

設施，使令室內溫度不太冷也不太熱。不受大寒大熱的苦惱，使令安樂自在地居住。今以「舍」來形容無為的情形，無為是個安樂的住處，住在那兒最安穩最自在。

我們住現在的房子是四識住，第六意識就在色受想行上住，色是身體，識於中住，受想行也是識居住的地方。識在這兒住感覺如何？若身體有病時，識就感覺苦惱，不論是頭疼牙疼，肚子疼各式各樣的病痛，識就感覺苦惱。感覺苦惱就是受想行了。可見識在這樣的地方住不快樂，這不是安全的好居處。目前工程師可以造建很好的房子，這也靠不住，因為它很容易被破壞。地水火風都可以破壞它，地震可以破壞它，水火風也能破壞它。再觀察這個世界，這世界也不是好地方，天上也不好，雖不老不病但要死，死就把它破壞了，所有有為的境界都不安全，唯有無為這個地方不可破壞，是最安全的了。所以佛菩薩在經上常說：最安全的地方是無為，是諸法實相的地方。那地方是最好的房子，我們可以到那個地方去住，所以叫無為舍。那地方也就是涅槃。到無為的地方住就沒有被破壞的事，永久地安樂自在了。所以說願我速會無為舍，希望自己能迅速地契會無為理，能到那個地方住。

「南無大悲觀世音，願我早同法性身」，涅槃以山為譬喻，表示涅槃是很高的，初果聖人還沒圓滿，初得無生法忍的聖人也沒圓滿，還必須繼續修行，到佛的境界才圓滿，不是一下子能成功。無為舍以舍表示無為是安穩處。法性以身為譬喻，人有四大生理組織，以自己前生造的業力，假藉父母的遺體而得到一個眼耳鼻舌身意，出胎後仍要依空氣營養支持，生命才逐漸成熟。這種身體當然受老病死所破壞，可能有多少如意的事，但苦惱的事多。人間的生命體不對勁，天上的生命也不行，什麼樣的生命體才好呢？即法性，一切法的畢竟空性。它是不可破壞的，永久沒有老病死，若成就法性身則永久不會老病死。

《楞伽經》說到十地菩薩有異生身，那就是聖人了隨著道力的進步到八地菩薩以上是不可思議，因為他把三界的煩惱完全除去，可說是無漏的法性身。他見了法性理與法與統一了。我們用語言文字說法性理是這樣，聽見這種話，看到這樣的文字，或心裡這樣思惟，當然初學佛法只有這樣才是，但真實的境界不是。真實境界不是，它沒有能所的分別。與法性統一後所現出的不可思議生命體叫法性身。法性身可分為兩種意思，這位得了無生法忍的菩薩以大悲心的推動，常能弘揚佛法，普度眾生。有此行為就是功德，後功德漸漸增多，以此清淨功德招感的果報，意生身就是這種果報。這種果報還是有形象，但不是凡夫天眼能見到，也不是阿羅漢的天眼能見到。大菩薩的境界連阿羅漢的天眼都見不到，要棄捨了這個生死身體，生到佛世界的阿羅漢，回小向大了才能見到。可見有形象的法性身，有種種不可思議作用的，通常說是無量壽，那個法性身是無量壽了。壽命是永久，不會再死亡。另一種是離一切相不可思議的法性理，與法性理統一了，如如智如如境，離一切相的境界叫法性身。

離一切相的法性身，在法身、報身、應身三身中可稱為法身，有形象的法性身就是報身。這兩種身都不可破壞。願我早同法性身，我們在凡夫時代，不滿意老病的身體，願意成就一個最滿意的法性身。前文最迫切的問題是願得離苦海，早登涅槃山是安樂之處，無為舍則無老病死等有為的苦惱境界。願我早同法性身，法性身就是永久常住不可破壞。其實都是一回事，但譬喻不同，名字不同，可以表示不同的意思。這告訴我們在念大悲咒要於一切眾生起慈悲心，所謂起慈悲心就是要發這十個願。這是最清淨圓滿的大悲心，不是一般的慈悲心。一般的慈悲心不太廣大不太圓滿。

諸仁者。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。速朽之法不可信也。為苦為惱眾病所集。諸仁者。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怙。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。是身如泡不得久立。是身如炎從渴愛生。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。是身如幻從顛倒起。是身如夢為虛妄見。是身如影從業緣現。是身如響屬諸因緣。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。是身如電念念不住。是身無主為如地。是身無我為如火。是身無壽為如風。是身無人為如水。是身不實四大為家。是身為空離我我所。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。是身無作風力所轉。是身不淨穢惡充滿。是身為虛偽。雖假以澡浴衣食必歸磨滅。是身為災百一病惱。是身如丘井為老所逼。是身無定為要當死。是身如毒蛇如怨賊如空聚。陰界諸入所共合成。諸仁者。此可患厭當樂佛身。所以者何。佛身者即法身也。從無量功德智慧生。從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生。從慈悲喜捨生。從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蜜生。從

方便生。從六通生。從三明生。從三十七道品生。從止觀生。從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生。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。從真實生。從不放逸生。從如是無量清淨法生如來身。諸仁者。欲得佛身斷一切眾生病者。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發了這樣的願才念大悲咒，發了這樣的願就不是普通人，在佛菩薩慧眼看就是未來佛了。這人將來一定要成佛的。將來的佛念大悲咒其功德是很大的。如我們拜大悲懺，發了這樣的願，才去念大悲咒，那是什麼情形？若不發願，只想隨意念念大悲咒，希望願望成功，希望佛菩薩幫忙，情形不同。佛菩薩是慈悲會幫助我們，但按佛法的理論上說有因才有果，不造因就沒有果。若自己不努力，要佛菩薩給一個果報是不行的。這事情辦不到！若自己努力佛菩薩可以幫助一下。若念大悲咒，雖大悲咒有不可思議的靈驗，但讀這部《大悲心陀羅尼經》才知道，還必須有這樣的願才有靈驗。倘使念了大悲咒不覺得靈驗，應檢討自己的條件是否準備好了。